

# 世代交疊： 澎湖風櫃里討海人的生活記憶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the Life Memory of the Fishermen  
in Fenggui Village of Penghu County

莊凱証 |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Chuang, Kai-Cheng |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Penghu County



溫王殿是在地居民的重要信仰中心

本文以澎湖風櫃里的討海記憶、世代背景為探討，在文化記憶中找尋各自的生活軌跡、現代與傳統世代的討海認知。老一輩與年輕一輩的彼此認知與作為，是技藝的傳承，也是記憶的延續，並實踐一日為海、終身為海的生活信念。

## 前言

風櫃里是澎湖擁有 4 處港口的社里，更具有典型漁村的特質，3 間主要宮廟的強烈信仰特質，傳統三甲頭<sup>1</sup>的祭祀領域圈，讓人口僅僅不到 2,000 人的聚落，能夠維持終年不斷的香火。從年老到年輕一輩的從業結構，一直是該村的人口組成。座落於澎湖群島的一處聚落，三面臨海，自古以來，漁業（延繩釣）便是極為重要的生活支撐。沿著澎湖 201 縣道，沿途包括興仁、鐵線、鎖港、山水、五德、

井垵、嵵裡，以及尾端的風櫃，合稱澎南地區。位處半島地形西側最尾端的風櫃，南、北、西面皆有天然海灣，東鄰青灣、嵵裡，是主要的對外聯絡道路，面積約 1.4 平方公里，地勢北高南低，住宅大多座落於地勢較低的南邊一帶。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造就漁村居民的豪爽性格，知命的人生觀，更是促成在地知識不斷繁衍的因素之一。



風櫃漁船上的彩繪，處處充滿討海人的盼望

居民本身對於生活漁場的運用，男女之間的使用模式，或老少對於環境的詮釋觀點等，皆有其差異。本文集結與在地居民的訪談與實地觀察，欲理解世代漁民之間的生活認知。這些人的身體實踐經驗已內化為個人的生活知識。老一輩的觀念，仍接收著早期那種看天吃飯的任何信息，訊息的發送與接收，實踐於討老人海<sup>2</sup>的沿岸作業，或是三五好友群聚時的一場對話。居民每日走出家門，或在海

上作業，憑藉著多年以來的經驗，加深對所處環境的理解與認識。生活漁場的發現、使用、分享等，完全在於人的感官作用之下，建構出具有感覺的經驗世界。每一人的漁場經驗連結，取決於學習能力、思想過程、環境感知、五感運用等。<sup>3</sup>

風櫃生活場域的時間流動，包括男、女人之間的作息、分工、相處模式。家中男人不在家，出海

1 風櫃里依人口分布、結構以及聚落範圍分為東甲、中甲、西甲。

2 從事魷魚拖釣、釣小管等多半為較年長的漁民，故又稱「討老人海」，意謂這些漁作活動比起延繩釣而言，是較為輕鬆的方式，出海作業時間大致一天往返。討老人海象徵漁民討海至一個歲數或階段時，自然而然在年紀與體力的認定之下，轉換跑道，轉往單人作業的簡易漁法，作為後半人生的規劃。

3 段義孚 (1999)。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 (頁 7-16)。臺北：國立編譯館。

捕魚，女人必須承擔家務一切大小事，裡裡外外：對內，是相夫教子，任勞任怨；對外，廟務的參與，祭祀、求願，成為另一半的左右手，特別是處理陸地上的所有事務。海上作業時，相信心靈寄託的力量，絕對是來自於自家、宮廟與神明。宿命的安排，受到家庭環境的影響，一代傳一代的討海生活，已是命中註定的結果。對於一位稚氣濃厚的孩子而言，同輩之間的另一成長課題，即是面對上船、出海這件事。在生活背景使然之下，濱海生活的風櫃人，坦然接受眼前的一切安排。環境是漁場，經驗是智慧，勤勞是機會，討海知識附著在從一位男孩蛻變為一位男人的身上。每一位居民，可被視為在地知識的開創者；每一次出海或採捕，無非是經驗的提升。本文試以澎湖風櫃里居民的討海記憶、世代背景為探討，在文化記憶中找尋各自的生活軌跡、現代與傳統世代的討海認知。老一輩與年輕一輩的彼此認知與作為，是技藝的傳承，也是記憶的

延續，並實踐一日為海、終身為海的生活信念。

## 在地年輕漁民的討海認知

海是風櫃孩子的遊戲天地，自幼小起，尚屬小學生階段，便是在港內與長輩學會游泳，與同學共同嬉戲的海囡仔。放學後的一場約定，來到西滬港游泳，乃基於此處漁船不多，可安心又自由自在地戲水。風櫃洞前的海域，是風櫃孩子游向大海的成年禮場域，那是隨父親等長輩同去，蛙鏡、蛙鞋穿在身，純粹是練膽量的必經之路。至於懼怕這回事，因有長輩隨身保護、瞻前顧後，那份太過的緊張感似乎就不存在了。周邊海域環境對風櫃孩子而言，有著密不可分的生活陪伴，課餘或休假之際，風櫃西港總會看見孩子在港邊釣魚、釣魷魚的畫面，手中拿著長輩給予的漁具，技能的形塑與技術的純熟多少來自於家長或兄長的教導與個人的摸索與嘗



風櫃洞附近海域是風櫃居民從小到大的生活場域

試，孩子口中的無師自通，其實是與後天環境互動學習所產生的階段性認知。

對於一位大學畢業，年約 25 歲的風櫃青年來說，返鄉與家人共同討海的動機為何？生活漁場知識又如何在他成長中接收並透過實地參與的學習，去面對這份非同鄉區朋友們對返鄉決定抱持疑問的工作？以下是這位顏氏青年的現代自述與記憶：

我剛接觸討海快一年了，現在深深覺得先人很厲害，如果各種儀器故障的話，他們要如何利用周遭環境，像是水流、天氣、風向等條件來作業，都是很重要的學習。

漁民之間彼此會交流一些技術，不過對於漁場，哪裡有魚，一般不會提供很明確的訊息，因為這是每艘漁船吃飯的地方，如果別人也知道了，漁獲就會變少了，好的地方會一直好，一般會把好的地方註記在衛星電子海圖，我們已經有好多好的地方，密密麻麻的。除非是很要好的朋友，頂多提供一個公礁訊息，是一般大家知道的地方，也會有魚在那裡，只是漁獲不見得會有很多。

我們的船是 CT2，大概有 40 幾尺長，一趟出去可載 4、500 個繃籃，船上作業很累，不過就是照 SOP 流程做就對了，船長說下，我們就把繃放到海裡，他說起，我們就把繃收起。一般下一次繃大約也要 1 小時，收也要 1 小時，船上貼餌也要 2 個小時，一天大概有 4 次的下繃，把握無流的時間作業。

這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家中排行最大的我，底下有一位妹妹。因為是老大，所以會有壓

力，以後要接手父親的討海家業，我爸媽在我這個年紀（25 歲）時，他們已經結婚，而且我當時已是 2 歲了。另外跟我小學同一屆的同學，也有 2 個小孩了，現在從事水電工作。所以我也很想結婚，跟他們一樣先成家後立業也可以。這個工作可以穩定下來，投資也是一種想法，除了討海之外，也可以跟朋友投資，只要好好地評估。我周遭朋友或同學都認為我回來捕魚沒有不好，覺得擁有自己的船，像是船老闆或船老大的感覺。

我是大學畢業，覺得之前唸的東西好像沒什麼用，行銷的部分可能可以用在日後的漁業發展。像是地方發展方面，我一直有想法想要做一些改變，不過這個地方很重長輩觀念，長幼倫理，對權力的掌握也很重視，也要有一定的人脈。我覺得或許要等到結婚生子之後，那時候講話的份量可能就會不一樣了，別人看你的方式也就不同。

五段話，涵蓋著晚輩對長輩討海知能的感佩、漁民日常的交流、討海工作的感受、未來的打算以及身分地位的強調等。年輕一輩的在地漁民，口中對於先人漁民的厲害，即所謂的討海知識，是現代科技所無法比擬的地方。當一艘作業漁船的所有儀器都故障、停擺，過去傳統知識的那一套經驗傳承便顯得十分重要。老一輩漁民懂得水流、天候、風向等傳統知識的運用與判斷，自過去一直實踐至今，令人佩服不已。然而，現代漁民的交流話題，仍不離任何漁事，許多談話內容多半以技術為主，談論彼此的作業方式、漁獲多寡等，但對於哪裡有魚或哪個位置有魚的話題卻不輕易透露，這方面的資訊，彼此皆有默契幾乎絕口不提，頂多是聊一下眾所皆知的公開漁場罷了。



風櫃延繩釣現代作業漁船

一位年紀不到 30 歲的風櫃居民，選擇返鄉投入捕魚行業，其從事動機多少受到周邊親朋好友的影響。大學畢業的學歷，理應可以留在臺灣一展長才，或學以致用，但在現實環境考量與身為家中長子的雙重壓力之下，毅然決然地重返家中，為日後的家業接棒作準備。他的主觀意識與想法，可能來自於這些年出外求學而養成。風櫃對他而言，是鄉下，是家鄉，也是想要離家出外的暫居地，而這也是澎湖孩子普遍的機會與命運。

大學商管背景畢業的顏氏青年，討海經驗雖僅僅 1、2 年，卻從小在如此耳濡目染的漁村環境長大。因此，出外求學後的返鄉抉擇，絕非首選之路。身為長子的他，握有一條接手家業之路的選擇，長子在現今家庭觀念的角色是負責任的榜樣。身旁同年的同學的成家，促使他有想婚的動念，先成家後立業，仍在嚮往中。同輩之間的看待，似乎已看得很開，手中握有一艘自己的漁船，象徵具有獨立生活、賺錢養家、長大成人、說話有份量等種種現象。說穿了，其實是自己想當老闆，不需受僱於他人之下，聽命於別人之差遣，進而換來更多人的肯定與稱羨。

至於風櫃未來發展如何？想法一直在他腦海盤旋、轉動，同學、朋友不時地拋出建議，卻礙於目前的身分、年齡及角色，似乎有種有志（願）難伸的無奈感，但他仍堅持自己的想法，認為能將所學運用於現代漁業，特別是行銷管理這方面。在他認知裡，風櫃的民間信仰、人文風情、漁業資源等，具有發展潛力。然而，對於漁業技術發展，現代儀器的進步並非是討海的真功夫，真正落實於周遭環境觀察的認知與運用，是令人不得不佩服先民烙印在身上一輩子的生活實踐。

另外一位年輕的在地居民，從小出生在討海的家庭環境，兒時常隨父親出海，是風櫃里為數不多的 20 幾歲漁民之一。以下的一段自述與談話，提及個人與討海的淵源以及目前風櫃漁船從業人口的結構。

我是 83 年次，16 歲以前就跟父親去討海，那時是用躲的出去，後來也被海巡抓到。16 歲考到船員證，也受完訓，正式討海到現在也有 10 年了。因為我是有興趣釣魚，釣魚釣魚，啊不然下來討海，討海，人講艱苦，但是我討就袂艱苦，有些暈船會艱苦，有些出去幾趟就不想出去。我是不會暈船，變成說閣做有勢，落來做討海這個工課。以前就聽人家講說，討海有多艱苦，有多艱苦，結果剛開始沒有自信，也不太敢下去，到了 16 歲的時候，我就在想說，不然可以辦船員證，我就去跟人家辦船員證。船員證都可以辦，只是說有船的可以優先錄取。

現在都是 50 幾年次的在當船長，然後 80 幾年次，70 幾年次下來討海的，10 個以內，60 幾年次的斷一層很大層，因為這一層，4、50 年次的不想讓 6、70 年次這段的小孩子討海捕魚。

變成說他們這一層斷得很大的時候，到我 83 年次開始，漸漸又開始又有人從事這個漁業。

因為小時候常與長輩出海從事海上作業，當釣魚一上手，便與海結下成長過程中的不解之緣。憑著不暈船的優勢，以及手腳俐落的身手，從原本只是跟著大人出去半做半玩的心態，一直到慢慢適應海上生活與節奏，這位年輕的漁民在 16 歲時正式成為船員。這份決心來自肯吃苦的意志力，完成階段性學業後便留在家中與父親同心協力，共同打拚，分擔家中經濟開銷。一般而言，討海是被認定為一件極為辛苦的工作，多數人的半途放棄自然會影響判斷與信念，但經由一回生、二回熟的體驗之後，加上長輩看在眼裡的肯定，讓心中的不安終能拋在腦後，專注於眼前的討海行業。據他表示，一開始上船時，身兼船長的父親會不時地教導有關海上作業的所有事項，包括船上儀器操作與開船。而他自己也會時時觀察父親的一舉一動與海上任何動態，作為個人經驗的提升。

在他數十年的討海經歷裡，以過來人的身分，點出目前風櫃漁民的年齡層狀況。50 幾歲年齡層是目前船家船長的主結構，其父親即屬其中一員。60 年次與 70 年次的從業者幾乎微乎其微，主要是 4、50 年次這代不想讓小孩子從事這項工作，因此中間的年齡層有所斷層。之後的 80 年次，反而受就業市場、個人興趣、家庭情況等因素影響，返鄉或留在家中，接手家中船隻作業的經營。生活記憶中的討海認知，來自於親身經歷的每一階段，父親的討海經驗、親友的技术交流，塑造成青年漁民的種種能力。如此父傳子的漁業從業結構，正為風櫃漁業發展帶來嶄新的面貌，也為時代下的年輕人注入一股新的地方形象。

## 老一輩漁民的討海生活記憶

風櫃老一輩的居民，曾經歷過物資有限、生活困苦的那個年代。當時的漁船設備仍停留於技術欠佳、無動力的階段，需要擁有良好的討海能力與豐富的漁場知識，方能在海上得心應手地作業，讓漁獲順利進帳。所有的漁場知識全憑經驗，長年觀察的累積與長輩身教的學習，加上自己的領悟與融會貫通，一套屬於個人的生活漁場知識便隨身一輩子。目前居住在風櫃的耆老，討海技能伴隨人生至今，對他們而言，每日天象與海象徵兆、現象的觀察，是出海前或未出港的一種慣性行為，出門串門子或散步在防波堤，總是能夠就當下、眼前的天候、海況，或海面上的種種情形說出箇中的變化關係。討海這條路，對他們而言，似乎是命運與環境所造化而成的生存意義。以下二段自述與經驗談，是退休漁民畢生以來的討海認知。



老一輩耆老仍履行著與海共生的生活理念

煮食囡仔，在小學畢業，甚至是沒畢業或沒唸書時上船，起初是什麼事情都做，雜嘴工、清纜、綁餌、煮飯煮菜，12、13 歲便都要做這些事。民國 60、70 幾年，放纜船上仍以人力方式拉繩，在我 18 歲時就有用拉繩器捲繩，只是當時的機器不好使用。早期是以船份方式分配工資，若一

艘船有 9 人，1 位大公，8 位夥計（船員），大公可分得 2 份，其餘每人 1 份。之後，外籍漁工的引入，船長 1 位，3 至 4 位漁工，薪資固定，但亦有夥計與船長協調五五分帳或四六、三七分帳等。船上用膳時間，若遇到下線時段，幾乎無時間吃飯，每個人輪流拉線，清線等工作，掌握作業時機點。

我小學畢業（讀完）就開始討海，沒有食頭路，就是討海。討海很艱苦，特別是放線，幾乎沒夜沒日。起線，裝餌，下線，雖然是趁流水歇的時陣，不過也要趁流透的時陣收起，否則被流拉斷。一般都在東吉、七美、花西附近海域作業，也有遠到中沙比較無流的地方作業。有 80 至 90 籃的漁船，也有可載 500 籃以上的漁船。跟以前不能比，以前魚比較厚（多），一次出去都千斤的漁獲現在都掠完了，卡挖仔，或是大陸漁船影響都有。也有現出去、現回來的作業，大都在虎井、桶盤附近海域，當天來回通常是 2 人作業。臭肉、狗蝦等餌料都有，也有某一種魚<sup>4</sup>只吃固定的餌。以前是用柴箱，四方形的線箱，比較傷本，後來改用這種篩仔，上面加一層保麗龍，方便繩子固定。以前柴箱則用「崁」，直接掛在箱子上，後來也以保麗龍方式固定每一門釣仔。一般細線是 90 門釣仔或 80 幾門，釣仔有寸半至 3 寸不等。細、中、大線。大線掠國格、鯊。現在較沒辦法凍沒夜沒日，而且在船上也難煮食，有時候餅乾簡單吃吃。以前是股東的，看今天賺多少，大家分一分，都是自己社里的人，而現在則是船主一個人，再請外籍的（漁工），所以不用像以前那樣。

煮食囡仔是指未成年小孩剛上船的一種職務別稱，等同於是新手，資歷最淺的儲備船員，必須負責船上所有雜七雜八的事務，包括煮飯燒菜。當時剛上船的囡仔（小孩），一切重頭做起，煮飯是首要職責，負責船上所有的餐食，此為取得正式船員前的一項磨練與考驗。放線，即當地對延繩釣<sup>5</sup>的另一別稱，也是自古以來的主要漁法，發展已有一段時間，可謂是伴隨風櫃生活的一項重要生活課題。口中的「艱苦」，專指這項漁法的一切作業，必須忍受在海上不分晝夜的所有流程、步驟，幾乎需與時間賽跑，十分消耗體力的一項工作，加上早期沒有電力設備，所有操作需依靠人力，費時又費力。而魚的吃餌特性、漁場位置的變化、作業漁船的出海天數、漁具材料的更迭、作業組織的結構……每一項談話內容的提及，都在親身經歷中形成一組又一組的知識連結。例如：放線用的線箱（線籃），是以木料製成，四方形的形狀，已不符合現代作業使用，過去的笨重、高成本，已被塑膠材質取代。勾子大小決定漁具規模，大、中、小的專業俗稱，更是彼此溝通、理解的語言。

一位高齡 70 幾歲的老漁民，在他那個年代，如果沒有出外工作或謀得一份穩定職業，留在家裡的唯一選擇便是與家人或朋友一起捕魚。投入的年齡通常在完成小學學業之際，即決定日後的發展之路。在家庭環境不允許之下，以及不愛唸書之前提，討海機會是當時有限的唯一選項，即便是一份吃力不討好的差事，在現實環境所逼，以及身邊朋友或同學皆如此的情況之下，無奈、坦然地接受，為了往後的生活日子，也得欣然面對之。

4 例如鯧仔偏好狗蝦餌料。

5 風櫃延繩釣漁船目標漁獲有來麻、嘉鱸、大目、雞魚、龍尖、嘉志、青嘴、鱸仔、鯧仔等。



延繩釣漁具整理，即清籠作業，乃門口常見的生活常景

放籠工作自人力階段走入機器操作時代，凡遇作業期間，連吃飯時間也沒有，掌握作業時機才能有所收穫。1970、1980年代左右，當時的漁船人力組織仍以合夥共同經營，船上除1位大公（船長）之外，尚有夥計8位左右，船份收入分配乃大公2份，其他每人各得1份。隨著漁業環境的改變，合夥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外籍漁工引進之後的固定配給。男人與男人之間的問候或談話幾乎圍繞著漁事議題，這也顯示漁村文化的一種生活形態。而村內漁業結構隨著年齡的變化，各自形成一段時空記憶。

## 結語

風櫃生活漁場知識的差異性一般表現於新一代與老一輩漁民的認知表述。甚至是迎合時代的需要，尋得最適切的調整狀態。傳統生活漁場知識的

地方性，必須立基於日常生活中，討海人每日朝夕相處的一部分，是與海的關係，是與漁場的接觸，透過在海上作業的後天學習，累積出一套討海知識。這套知識，受到漁具設備與漁船構造的演進影響，仰賴的程度不似以往，漁民漸漸拋除過往老一輩的口傳心授，取而代之的，是一組又一組的現代儀器。現代漁民的討海接棒，象徵一種技術導向的操作思維，論其討海經驗與所處海域的生活連結，其強烈程度似乎已不似過往以身體感知為主導的在地知識表現。從人的觀點立場出發，深入於田野過程，與在地居民一同生活，敘事閒談中的每一漁事。漁事記憶包括：關於時空背景的變動、關於經驗知識的延續等。討海生活儼然已是在地居民無法切割的一部分。透過海域的參與層次，隨個人技術的實施，每一段正在進行的經驗法則以及過去有過的作業方式，已然是這群人生命中，記憶承傳的媒介之一。